

集部

兼濟堂文集卷四

大學士魏裔介撰

序

薛文清先生讀書録纂要序

建功立業摛詞振藻熠燿人寰者代不乏人而道德性命之統不歸焉君子雖雅稱之而或惜其學之未至也余俯仰孟軻氏以後道統之傳漢有董仲舒隋有王仲

淹唐有韓退之至宋而周程張朱尤得洙泗之真脉元許魯齋繼之明之學者如曹月川胡敬齋蔡虛齋林次崖羅一峯羅允升顧涇陽高存之指固不勝屈而薛文清公尤為第一人其天資頴秀得之稟賦者固優而沉潛淵粹力學篤行若得及聖門當不在顔曾下然余即其書以測其所學固已可列於游夏閒矣近得讀書録二十餘卷朝夕披讀研究奥旨見其詳明切近總以顯揚性善之理本於太極無一言雜於功利入於老佛信

哉其為醇儒而續道統之嫡傳者也乃録其要者存之因付剞劂俾學者因言考道則窮理盡性至命不外是而得之矣

趙儕鶴先生閒居擇言序

趙儕鶴先生幼應大星而生下筆為文章妙天下其時際明運之盛與南樂魏懋中長垣李于田通州李修吾江右鄒南皐諸公以道德節義互相砥礪一時海内望為祥麟威鳳逺出趙郡者未嘗不過鄗上而聆其謦咳

分其片札以為榮逾華衮也迨其晚年起任總憲晉冢宰剖露良心連茹衆正適值逆璫擅權奸人比附楊左諸公殞命北司羣賢一網打盡先生遣戍代州卒以老死邊陲故先生之進退關明運之盛衰非偶然也先生林居時未嘗一日廢書擇言一帙亦其晚年所著中多獨見之語切實體認非欲依傍他人門戶者余擇其言之要者錄出與天下共之以見心學者氣節之本先生之學可謂身體而力行之矣彼揚子作法言而失身於

王莽馬融作忠經而比匪於梁冀平居竊仁義道德之緒論及利害當前而脂韋絜楹之不暇茲其人為何等也余生也晚余母張太夫人乃先生之甥也成童時提攜至鄗猶望見先生顏貌飄飄若神仙中人嗚呼先生豈徒文章氣節之士也哉

顧端文先生罪言序

聖人之道本於天天有太極故有陰陽五行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天地之所以常存萬物之

所以不滅者太極而已矣聖人有見於此乃揭示天下後世曰性曰降衷下民曰有恒而虞廷有危微之傳究之心與性非有二也孔孟至善之說實昉於此自陽明有無善無惡之說而天下之好異者紛紛趨於禪宗莫有敢指其非者顧端文先生乃於羣言淆亂之時大聲疾呼力辨其詖而後天下之學者始曉然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余嘗曰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乎知心性之合一者人心不得與道心參

而太極之體昭昭矣陽明為嘉隆間名臣其功業爛然自可稱述若學問之間關乎天人治亂天泉橋上之言係告子之剩論子輿氏辨之先生故不得不辨之也陸象山之學涉於頓悟朱晦菴猶目之為告子況公然紹述而為之樹赤幟者乎善乎先生之言曰無善無惡四字就上面做上去便是躭虛守寂的學問弄成一個空局釋氏以之從下面做將去便是同流合汚的學問弄成一個頑局鄉愿以之空局之與頑局其為世道人心

之大害一也先生烏得不辨之哉先生之功大矣而乃曰罪言此亦春秋之微㫖也愚不揣固陋爰述所聞發先生之意以告天下後世之言心體者

蔡汶濵先生語錄序

余幼聞瘳陶有汶濵先生能闡明聖賢之學作書院訓四方來學之士又設義田贍族黨建閘濬渠興水利以惠梓里心竊慕之然未得見其所著書甲午夏過蘭若有先生語錄四冊溷淆塵土間無過而詢之者余展閱

大義喟然曰是浚濵先生自述其生平得力處也夫浚濵為名侍御抗節批鱗肅寮貞憲既而優遊林下孜孜然著書立説啟誘不倦其中之所得誠有大過人者然吾考明之學者如胡敬齋章楓山王龍谿羅近谿楊復所諸公指不勝屈或純或疵皆為世所稱述而未有及先生者乃今讀先生書則純正和平與胡敬齋章楓山相伯仲而勝于龍谿復所遠矣蓋其學以性善為宗以知行德業合一為進修之要而尤以明先王之道禁邪

說之非為興利除害之大端知言哉昔宋儒論人多刻覈而不近情若先生之尚論則精詳而温厚取長棄短以是見先生德器優容汪度千頃倘得居三事之列必能轉移世運底於太和而不屑屑於功利刑名之術者先生自述其聞道於湛甘泉先生信乎其學之有本而可以嘉惠後學羽翼經傳也先生之孫子虛為余同年友能繼述先生之學因余數數稱道先生求余删定批評遂重梓而新之先生之學其再興於燕趙間無疑也

金伯玉先生語錄序

余為諸生時偶見金伯玉先生疏章侃侃有浩然之氣既而聞其死皇城玉河內心竊壯之

國朝定鼎後余曾疏請褒錄幽忠時

世祖章皇帝正慇念明末死難諸臣遂可其奏余雖未識

先生面不可謂不知先生之心也今復讀先生所傳語錄而後知先生之學為有本先生之學心學也錄中所載句句收斂退藏非所謂闇然日章者與先生與朱勉

齋稱莫逆交而勉齋殉難雲中皆由於講之有素故不以生死動其心文山不云乎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仁義者人之本心人之天性也臨事失其本心違其天性而託聖賢之言以自文人信之乎若先生者言顧行行顧言無愧聖賢無愧巳心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孫鍾元先生歳寒居荅問序

余生燕趙之邦樂與賢豪長者遊毎聞忠孝廉節激發

震動可悲可喜之事輙數十年不去於懷又好逢人稱

說或為人所厭聽至遷延欠伸余猶津津擊節不置也

憶公車過保陽渡白溝望楊忠愍公墓隕涕如雨拜瞻

祠下取駁石痛擊祠前鐵偶人趙文華嚴世蕃等行道

之人錯愕莫解余與二三昆弟狂歌上馬竟去既而仕

京師則聞公之同邑人孫鍾元先生於楊猶龍又得讀

先生乙丙紀事提攜左右滄胥廓團二先生於顛沛困

危中險阻憂虞略無瞻顧先生異人哉先生之門人魏

蓮陸適以先生歲寒居荅問問序於余嗚呼余嘗惡人之言行不相顧以名教自文其淺陋而其所行無幾微之克肖徒為世所詬病若先生者行而後言之者也行之而後言言太極言定性言朱陸言良知何莫非忠孝廉節之續紛馥郁者乎先生講學百泉之上從遊者皆海内大賢其著書鴻富兹集卷帙雖少而雍容氣象儼然如覩有德者必有言非言也德也余於先生徵之矣若夫無言之旨見聞之知軻之死不得其傳而濂溪諸

公傳之者余似有所悟於中他日願見先生一就正之
陶淵明不云乎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遥孰敢不至

熊敬菴闡道録序

聖賢之學躬行為急著述立説其末也自講學者紛紛
而去道益遠道本光明也或以講而反晦道本正大也
或以講而反鑿嗚呼豈聖經賢傳可不遵而猶須多議
論以相尚哉雖然學之不講聖人憂之當羣言淆亂之
日正不可不急講焉以正其謬排衆議以定一是引之

於光明正大之域則明道之功實與行道相表裏孔孟而後斯道之傳其危如綫周濂溪一出羣議頓息倡明絶學開有宋諸儒之先而元之趙復自姚樞軍中北歸闡明伊洛之學時稱江漢先生蓋亦楚産也敬菴熊子承二先生之後毅然以斯道為已任又與黄岡曹厚菴相為劘切既通籍為詞臣居長安徵逐之地門如氷雪公卿罕覿其面取宋元明以來理學之書窮研搜討無間宵晝條分縷析洞厥委源兹以闢道録示余讀之大

抵以性善為宗以倫紀為準以窮理為基以主敬為要一一步趨考亭期於實踐不以渺論為名高至於辨異端排曲學斷然無所寬假豈不力大而思深者與夫道者治化所從出也空言不適於用君子無取焉敬菴以明體達用之學為斯世模楷一時負笈從遊之士崇尚實學彬彬質有其文廣勵人才以佐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讀閑道錄思過半矣余於癸巳年著有約言錄丙午年復著有聖學知統錄大指在乎

明善格物而以敬義為立徳之要得此録乃益有以自信也以是為學者躬行之標凖豈但曰文辭爾雅剖晰精詳已哉

曹厚菴居學録序

曹君厚菴崛起荆黄間而振鐸成均闡明學脉纂述五大儒語要海内宗之宦長安十餘載所居不蔽風雨繩牀布被圖書蕭然未嘗妄交一人妄出一語葢昭昭乎省察克治不欺暗室之學也受

世祖章皇帝眷最深而厚菴亦殫心厥職日以唐虞郅隆之治爲經筵啟沃之資然縝密不洩人終莫知也甲午以前作居學録一卷取先儒之所長而亦不攻訐其短其言一軌於正洵後學之津梁也昔元許魯齋教授蘇門大闡程朱之學厥後拜國子祭酒每有陳奏世祖輙嘉納之退則皆削其草生平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佩其言終身不敢忘今厚菴其繼起者歟何其窮達如一轍也自明末以來理學之失傳久矣幸際盛

明之會天下漸有翕然丕變之機而又得厚菴起而躬承之於以拯人心之陷溺爭絶續之道統將數百年有攸賴焉而僅一時之轉移成就已哉

曹厚菴書紳録序

昔余與厚菴長安朝夕號為良友其居學録一帙余嘗取之彙於雅説集中特以世之向學者少故未輕出以示人不幸甲辰歲厚菴逝世余曾有詩弔之蓋痛斯道之失人而余有離羣索居之嘆也丁未春爾唱盧子持

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聞見於吾師者也請先生序之
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譬如魚在水中而不知為
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為空也亦足異矣今厚菴見道真
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於先賢之的指論太公望
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而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慎恐
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
之謂見道聞此之為聞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
樂未發一語非其見地親切能一一道出乎嗟乎學之

不講久矣而上天厚愛斯人亦終不欲泯滅故往往於晦明絶續之間篤生數人以續其脉厚菴倡之爾唱述之一堂授受詎非斯道之羽翼哉吾嘗訪閩中志學者於陸咸一咸一首以爾唱對爾唱其由此益加精進也考亭在望庶幾升堂入室焉

李梅邨拳拳錄序

春日兀坐小齋李子梅邨以入覲北上出所著拳拳錄請曰先生其有以教我余受而卒業不禁喟然嘆曰學

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其弊在於侈言超脫而不尚持循如異端之所謂頓教者奉之以為不二法門是烏知心性之理也哉故繼善成性之指闡於夫子而發揮之於思孟道本廣大人自隘之强分人我妄生畛域亦何益哉隋之王仲淹唐之韓昌黎不可謂不見其大也考亭之詳密象山之明敏不可謂不同其歸也即人即天即下學即上達以本該末以始括終用力於神明之地而終身無所忽焉無所昧焉道如是而已矣今梅邨閱書

不下萬卷嘶義已及十年疑而悟悟而復疑而今且劃然大悟矣觀其名集曰拳拳蓋已有見於天命之性之為至善而服膺於顔氏視聽言動克己復禮之學矣復之不遠尚持循不侈超脱其於聖賢之道奚啻水乳之合針芥之投哉余嘗謂萬古人同一性不可以氣質清濁自生分别安於暴棄而不勉强砥礪以求至於聖賢讀梅邨之録而益嘆駑馬之不前鞭策之不可弛也炳燭之光敢以老而廢學乎

讀禮偶見序

聖人之道聖人之禮也故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敦厚以崇禮後儒如董仲舒文中子張橫渠朱晦菴皆見得此意而曲學每歧而二之於是尊性命者求之幽深藐矩度者視為弁髦中行狂狷不可復見而無忌憚之小人與賊德之鄉愿接踵而起於世矣非命世鉅儒孰能砥狂瀾而障之乎許子典三學優入室德不踰閑兢兢然體仁行孝以為天地萬物之根以為

淑身善世之具而其用則見之於禮潛心考究直抒所得斟酌於天理人情可見之施行可垂之永久是誠羽翼經傳扶進皇極之要書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是也至於闡發聖學高明精微有關極至發先賢所未發又皆禮之真意也故總名之曰讀禮偶見昔者夫子設教曰約禮與顔子論仁曰復禮治世治心總不外一禮也許子之學純矣許子之見卓矣非仁人孝子焉能言合於經如是乎蓋有參柴之性而輔之以游夏之文

殆天篤生之以振興斯道也與吾是以讀之而敬服不能已也

小心齋劄記序

顧涇陽先生講學於東林一時海內賢人君子翕然從之望若麟鳳言比芝蘭雖東漢之郭林宗李元禮不能過也涇陽先生官都下時與趙儕鶴魏懋中李修吾相友善厭江陵相之勢炎薰爍思濯之以清冷其所由來正矣然由此塗徑遂分流及熹宗之朝僉壬得志彼其

之子以東林講學為詬病假借傾陷祖述故智卒之羣賢受禍害及國家噫烈矣哉要之先生講學以明道何負於世道人心亦何負於國家也時移事變俱付滄桑而先生之書不廢閒中披閱喜其持議之正羽翼先賢而力闢陽明無善無惡諄諄不已有功於世甚大於此見先生之真能小心也因擇其要者錄之使世之尚論先生者知先生之理學實足以發聖賢之蘊而非徒踵氣節於東漢之名流也

王弇州先生劄記序

夫士人讀書萬卷能不為古人所欺此固當以識勝也乃學者不失之粗則入於腐談心學而無得於大中之秘論用世而無見於經權之宜均無當於讀書之識也有明三百年來才德諸臣蓋亦蔚然可紀而以豪傑之才抱經濟之略者余尤推弇州王氏使斯人也而當土木之變必能為于忠肅捍禦之功際宸濠之亂必能抒王新建戡定之猷若効力邊陲馳驅南北亦必能為威

寧麓川之續無疑也所著四大部稿如陸海神皋足供數載游覽而劄記一編尤其生平得力處獨覽曠懷有內聖外王之旨焉余素寶之欲以公之斯世謂得此一帙已足廣讀書者之識更不必復問四大部稿可也

學規彙編序

學至紫陽夫子而孔孟相傳之意燦然復明於世如永樂時纂修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諸書海內喁喁向風其後漸以衰微皆由異學邪說簧鼓亂真又舉業之家

志在利祿出入口耳罔有得於身心余嘗愍焉憂之上書言學政諸事亦既稍稍見之施行矣間中復與二三友人論及教法每扼腕於典型之已墜友人曰淵源可接芳規何難復哉且既已知之而復秘之良非愛人淑世至意余曰舊聞是輯願聞命矣師心自用則何敢承乃彙紫陽白鹿洞學規及平川甘泉韜穎諸家而附之以已所纂述知性十八篇大約此編之指以復性為要而性理原無内外故舉業德業未可岐視為二要在始

終勿怠以底於有成而已槐泮之間吾黨篤志大雅者蒸蒸日進願以此意共圖黽勉庶克紹先賢而且無負於

國家風厲學宮至意也

嚴既方先生嗜退菴語存序

學者讀書懷古咸欲致身華膴樹功業於當世而時命艱於一遇託空文以自見如司馬相如揚雄之著為賦謝靈運李白之詠為詩以瑰麗雋爽猶足以蜚聲譽傳

不朽而況好學深思秉德不回之君子乎余昔下帷鄗南即聞浙有嚴既方先生者天下奇士也覃心著述味道之腴顧山川修阻無由溯洄從之迨入仕途與存菴嚴子握手定交數數述其先人家學余心焉嚮往猶未得讀其書也迨請告歸里存菴始以嗜退菴語存見寄誦之既卒業作而嘆曰其性命之微言名教之樂地也乎迹其内編一卷持身接物經世濟變之道罔不備舉而尤以立誠為本高識為用此先生之學之所見端也

夫天下事非誠不能動非識不能照誠以運識蔑不濟矣至其論學也尊考亭而不斥象山尚河津而不黜餘姚道在人倫日用極於何思何慮深明慈嶺本末而終不惑於虛空法界之説可謂卓然獨立見聖賢之藴奧者也竊以為此一編也可以賡近思可以續小學其嘉惠後學者良非淺鮮使其馳驅當世翊贊
皇猷房杜姚宋之業何難追踪古昔而鬱鬱以韋布老也豈不惜哉然先生之學傳之於存菴而存菴之學足

以繼先生而振起甲辰大魁天下二十年來慇懃講幄敷陳無隱稱侍從名臣視夫藩溷設筆仰屋視椽窮年思索而無補於世教者亦相去逕庭矣而揆厥所由果誰氏之貽耶昔宋景濂方希古崛起兩浙文章為一代所宗而學皆有本既方先生其繼起而雄峙者歟漢人唐溪典稱延篤曰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其先生之謂乎余服膺抽繹不忍釋手因為之序而與海內共見之

南牖日牋序

暇日過能仁寺百貨駢闐書賈攤書石砌上中一卷塵蒙尤甚發而眎之武水王佐之先生南牖日牋也購置案頭每公退抽繹數條如入羣玉之府如躋仙掌之峯濂洛闗閩洞見原委西竺東王咸指偏弊嗟乎隆萬以來學者悠謬離歧也甚矣而此牋獨得其正博而約收之深而顯出之不拾人牙後唾曹竦雪所謂不以有限之陰供小技不以無本之學誤生平者豈虛語哉因嘆

世儒依傍門户徒馳騖相引重為名高而篤志沈邃之士不尚聞達乃能窺理道之奥窔如先生者可不謂豪傑之士哉然而先生之書余始雖未獲見之而及今猶幸見之恐四海之大六合之廣名山石室之藏所在多有而卒以名位不顯遂致淹没者是始終不得而見之也是則有望於當世之網羅放失者也

楊忠烈先生文集序

嘗讀明季諸書至楊左諸君子以忠節被害死未嘗不

涕泗交頤有郭景純投筴之嘆曰嗟乎善人國之紀也忠言道之典也滅紀廢典其可乆乎昔李杜隕身於漢室楊左奮節於明時並以元黄之戰致世運顛覆揆厥所由令古同軌矣猶記兒時讀書先君子側每見邸報則憤憤不平或驚呌失色余因恠而請焉先君子愀然曰童子烏用知此然余時已竊知楊忠烈先生為正人第一繼以擊奸為逆璫讐殺心甚恨之使當時能早用先生之言殲除閹豎俾海内正人抜茅彚征亦何至二

十年後國事大壞遂以淪亡哉興言及此往事已不勝
嘅時移事變獨有遺編殘瀋足供後人憑吊而先生產
於楚其遺文亦在楚直指使者李君望石自楚還蒐采
而補輯之以一編示予讀未及竟耿耿長虹之氣如在
屋梁落月間烈矣哉先生之所為也吾聞嘉靖時忠直
最著者如忠愍公丹誠激發日月爭光而先生生于陽
九之季遇害尤慘豈清白子孫之苗裔耶何世有高節
異時異地而同揆與余既慕先生忠節又嘉李君之意

將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夫先生之忠節固不待文而傳而況其文又足以傳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而興起者其在先生之人乎先生之文乎

張湛虛先生雲隱堂文集序

雲隱堂集者相州張湛虛先生所著也先生由進士起家縣令以循卓考選諫垣直聲震天下洊陟京卿擢兩粵總督功績懋著遂內召為少司馬晉兵部尚書總督薊遼既而先推之張福臻至先生議別用適二親年高

疾作請假送親旋丁憂里居流寇遂陷河朔入京師先生東走海上南渡淮僑寓燕子磯值馬士英阮大鋮用事忌先生之才且先生與黃石齋劉念臺交切蘭臭尤其所排擠故不肯推轂日以報復恩怨爲事藩鎭相攻人心瓦解

王師渡江平定南服先生乃從容北歸以終制請優遊林下十有三年而終世莫不嘆先生之爲完人且羨先生之福德深厚而余讀其遺書低徊嘆息猶以爲先生之

所以為先生者不盡於此也先生人品學問最高文章經濟俱裕胆識兼長擇友最慎其於天下事揆度審處胷有成竹風發雷起可以撥亂反治濟弱扶傾而當九有鼎沸流氛射天之時乃置之濩落無用之地此天數也先生且柰之何哉余生也晚未及從先生遊然余友楊猶龍中皃盟殷伯岩皆數數稱先生於余此三人者先生皆友之又讀青壇成相國鍾元孫徵君之序如見先生老成典型至讀先生之嗟隱賦抗顏古昔慨想巢

由棄功名於刀俎之際甘糠粃於絶粒之秋鷄林鶴峙鷗渚鴻遊信吾生之行休覺忘機之可樂真所謂自爲寫照者矣大約先生之爲令也似元魯山陳太丘其爲諫議也似魏鄭公韓魏公其總制百粤也似韓襄毅王文成而其晩節徜徉於山光水影殘花枯碁之間則又似陶靖節白樂天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若先生者可謂出處不失其正者也先生之嗣上若在木天與余數相過從而令孫子大又與余猶子勰同鄉薦癸

丑春正公車之役乃以先生文集屬序余故論述之若此俾千載之下過滏水者憑吊唏嘘而思先生之為人焉若先生之立言銘旂常壽金石與功德並傳不朽又不待余言之娓娓也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

文亦難言矣古今之為文者奚啻數千百人而傳於世者固寥寥也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以及陳阮潘陸任沈邢魏此皆有意為文者也今世所尚者惟此唐宋

八大家之文耳八大家之中昌黎能因文以見道然亦未免有意乎為文也若夫無意於文而文自工者惟周程張朱數子耳周子之太極程子之易傳張子之西銘朱子之奏議論序皆不事鞶帨藻飾而燦然犂然理至者文自不可易也子曰辭達而已矣說者以為文不離質得其中也而世之學者鏤心鉥目搜奇考異每薄濂洛關閩以為此特說理之言文則必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之踈宕典蔚也不則如陳琳阮瑀潘岳陸機

等之華瞻駢麗也不則當如韓昌黎柳柳州歐盧陵蘇眉山之錯綜變化也是則知其一不知其二見雕繢黼黻之美而遂謂裘褐非衣之適乎聞笙鏞柷敔之音而頓忘土桴之非樂乎以是諧於天下人之性情性情則未也容城鍾元孫徵君生平落落大節屹立不磨不淄素以劉靜修胡敬齋自期許隱跡蘇門教授生徒耄而好學初無意於為文而自壯及老隨所涉歷子弟彙鈔勒為一編蓮陸諸公為之捐貲鋟本合其問荅醇備無

疵居然全豹以繼靜修先生之後無疑也徵君為濂洛關閩之文而謂有異於班馬韓柳之文哉徵君年八十餘矣靈光巋峙海內以為河朔遺老他日史臣之傳其亦有所取於此云

金息齋先生文集序

文章自六經語孟而外當首推左丘明屈原司馬遷班固為嫡派而韓文公起衰八代歐曾三蘇繼之茅鹿門先生遂有八大家之選自是海內操觚之士咸知所崇

尚焉譬諸山六經崑崙也左屈班馬五岳也韓歐諸家則亦峨眉九華天台雁宕之屬矣譬諸水六經星宿海也左屈班馬四瀆也韓歐諸家則亦涇渭汾汴之屬矣其他風雲月露軋茁險恠迂腐餖飣散漫悠謬號為文者不可勝紀要之不可以言文也余自舞象時即聞息齋先生為邢州太守吏治循卓固不待言而加意作人化嬔文翁時心切嚮往之其後二十餘年乃得與先生同朝又寓居相近數從先生請益先生亦樂於接引論

及文章一道未嘗不嘆時尚之浮靡也及叩先生之生平得力處未嘗不言八家之典型可式也余益心折然是時先生既在政府余方長憲西臺窺豹一斑莫睹美富迨巳酉秋先生之孫大年為德州守出先生全集命余為序夫以先生之文之未易窺測也諸先生業巳序之余何庸復贅曷即先生之論文者為先生序之可乎先生之言曰文以理為主氣為輔而不可離乎法又曰文之不朽於天地間者理為之主法為之輔而已矣

又曰法度之文如大將用兵如士師用刑又其序李習之全集曰以仁義之旨求之庶幾不失作者之意序尹河南文集曰文貴簡而能為簡者非易言嗚呼讀此可以知先生之文繩準於八家而陶鍊於左屈班馬究其原本實出於六經語孟錯綜變化有倫有則卓然稱古文辭焉先生為鹿門先生之曾外孫通經學古淵源有自宜其文之所詣高深廣大矩度淳雅無偏無駁一至於此也先生位至三公燮理宏化寅亮天工我

朝定鼎覆載天下涵育羣生先生翼贊之力為多鞠躬盡瘁夙夜匪懈常以懼之一字自盟於心而又以之勗勉同列故始終荷寵遇于不衰易曰謙謙君子利涉大川書曰恭儉惟德作德心逸日休先生有之立言由於立德先生之文蓋與道為一矣

張玉甲文集序

天運郅隆有聖君主持於上則必有賢臣輔翼於下而尤賴有正大真醇之儒於古昔聖賢心學之傳講明而

闡繹之然後道統與治統相維而成久安長治之盛此歷代所以尊崇而矜式之而越在有宋則周程張朱為最著說者謂其得孔孟之心傳續千古之絶學誠非誣也然非真知灼見尊信而不惑奚克臻此哉張君玉甲系出横渠後自其先世徙居京師家學淵源即以西銘正蒙為窮理盡性之階梯入籍以後宰試武林典禮南宫俱有賢聲視學三吴三吴為文章淵藪往者士子競好綺靡工於鞶帨張君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

身先多士而猶恐其無所緣以入也復著孝經衍義儒宗理要二書俾之循誦服習不為歧途所惑而東南之士風無復有風雲月露之繽紛矣遷蜀少叅有葳寇功補任青齊齊俗習於舊染難以猝治如鬬鷄走狗六博蹴踘以及師巫咀呪淫詞誕説之流不可勝紀張君深念王政之大當先教養故蒞任以後惟漸次為之勸諭而譬解使之盡棄其舊而謀其新而異端曲學尤在所禁其要在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興教化使人皆知繼善

成性之本指以不至於放僻邪侈而已此豈非明體達用道統與治統相表裏者乎至於五經之論三教之說朱陸之異同諸子之緒言分别取舍皆窮源極泝而其文章如布帛菽粟自然典雅光氣璀璨又其餘也向者余亦嘗從事於程朱之學矣今視張君之正大真醇持論不刋而猶覺余之僅得其郛廓而未窺其精微也然或者且曰張君之學僅見於一方而猶未及於天下也倘得躋公卿熙庶績理學文章沾丐海内使海内之儒

者皆知由周程張朱以定其趨向而漸臻於孔孟之閫奧其於聖學不益高大而光明乎噫治之興也自上達下化之行也由近及遠傳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今日者

天子方放黜浮靡敦崇實行安見張君之學不且由一方而漸及於六合以內漸及於四海以外而因以導揚太平盛治於無窮也哉吾是以信張君之為輔翼世運之人也

兼濟堂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兼濟堂文集卷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史元善

兼濟堂文集卷五
大學士魏裔介撰
序
唐詩清覽集序
兩漢後詩莫盛於唐蓋國家設科取士一代心力所聚而君相復有以倡之故作者比肩林立其間新聲曼衍有乖元音者固多若夫豪傑之士敦倫重節憂國愛民

投姦樂善孤鬱不回之意亦必於是發之唐詩度越六朝者以此非止攄詞廣贍也乃後人於詩以為酬應耳目快意適觀之具其所爭者在乎聲調氣格六義之指鈌然不講自唐人選唐詩諸集已開濫觴高安擇而不精濟南竟陵波流日下使古人精神不復表見於世風教淪没失豈少哉余嘗發憤歎息以為古人既没而可使復生良有賴於後人之論述也試考諸家若李杜元白牧之仲武雖所作不無出入然其持論必義存得失

意歸諷諭言之無罪聞者足戒流連光景非所嘉尚何至後世蕩然無存雕金篆玉以為工取青媲白以為巧遞相沿襲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余為是選首推有唐一代興亡治亂之故次察累朝賢不肖進退制度興革之由再稽士君子立朝隱林之槩民物盛衰聚散之情然後得其意之所在以為去取蓋作者言志之本燦然可覩矣本集各選采蒐殆遍曹好不隨人棄我取光景之詞固鮮若淫艷浮靡者盡屏不錄凡一歸於

六義美刺之旨而騷人深致亦往往有水乳之合焉太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尚清真夫詩不清真不足言志不清則亦不真清覽名集義取諸此至於諸賢之事跡議論可為尚友之助編綴卷末俾學者流覽亦論世知人之意也嗚呼六朝固不足論唐與漢魏各有其時代人才不必相同若謂後人必屈於前人則賡歌後無三百矣唐不及漢魏亦氣格聲調之末論而言志者所弗取也由唐人而溯洄之彬彬

乎質有其文即大雅可復興於今日矣

薛雨堂唐詩選序

唐詩之選非一家矣有唐人選唐詩有後人選唐詩如朝英國秀篋中及近日歴下竟陵皆選之尤著者也然古選立意造論各該一端已為識者詬病而歴下或失之板滯竟陵或失之纖細故論者以為高廷禮品彙一書迥然獨步然而簡帙重大或有多而不精之失則唐人之真精神不可滅沒者猶未能毫髮無遺憾也吳先

生為清時名侍御批鱗折檻鐵面氷心海内欽為威鳳天子重其風采乃其所自為詩峥嶸穎異有錢鏐怒射潮頭之氣而意旨必歸於和平風調必出於渾邃深沈博綜力勁澤鮮余故嘆服以為得於古者深矣兹出其所選唐詩示余人以代别體以類從雖大勢因廷禮之例然採滄海而獲明月伐南山而取豫章世俗所稱道弗絶者往往見删而妙義佳篇久在佚漏者一一標出於是古人之真精神不可滅没者始另開生面而燦然

畢陳於吾前誠風雅長城藝苑指南也操觚之士得此而枕秘之豈復有下等詩魔入其肺腑哉謂此為唐詩定本可也

宋轅文詩序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不有文章川岳之氣將黯淡無色也在昔明祖崇文敷治龍門郁離二子振其英藻以黼黻一代之治其後李空同何大復李于鱗王弇州諸家並雄長詞林後先媲美郁然有章矣隆萬以

後士之懷古志識日卑精華果鋭之氣半汨没於八股帖括間所謂化天下為學究殆非虚也至雲間陳李諸君摧陷廓清力為西京復古之文而宋子轅文實左右而為之前驅天下莫不知雲間之學非雕篆佔畢之學而司馬遷班固李白杜甫之學也豈非本沃者其枝茂實厚者其聲宏哉然陳李數君者不數年間俱已物化而轅文如靈光巋峙四方之學者以為古道依歸乃轅文之學日以邵文日以奇其詩亦日以深且遠此其寄

託之重葢非偶然也轅文幼而孤得遺學於其先人常有憂患之思而又與諸子共為古學敦尚風節故晚出而其名益彰兹者出其全詩示余有芙蕖出水之姿無鏤金錯彩之習豈非元音再作而鼓吹風雅者乎昔韓昌黎云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絶之跡必有竒能博辨之士持簡操筆從而寫之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今

聖治聿新化洽南北制禮作樂日以蕃變則紹述雅頌

追美商周非轅文孰與歸若其羽翼正始矩步先民為海内詩人冠冕又不待余言之畢也

今詩溯洄集序

東華十丈塵裏簿書鞅掌日無寧晷歸而困憊偃卧竹香齋中尋華山處士睡方門外有剥啄聲輒怫然不樂豈復有拈鬚高吟之致然余於他書掩卷嗜卧獨至於今之文人才士其所為發抒性情欲歌欲泣之什不覺投枕而起三致意焉嗟乎謂古今人不相及豈盡然哉

猶記前輩論文有云來春花鳥非復敗梗枯枝詰旦風光豈是殘烟剩雨文固云爾詩亦宜然自三百篇以後詩凡幾變矣衰於春秋戰國盛於兩漢衰於魏晉六朝盛於唐衰於五代宋元盛於明衰於萬歷以後盛於皇清之初人心釀世運世運變人心良非偶然變而不失其正則有心世道者之責也今海内言詩者頗多然綺靡淫佻之習流蕩忘返比于蜩聒蟲吟而憤激悠謬之詞襍出不經亦豈鸞鳴鳳噦耶將欲垂示來葉釐正

風氣難已余於唐詩有清覽之選凡言詩之旨載於諸家詩話及余所著兼濟堂詩話中於我朝詩有觀始之選一時操觚之流刮垢磨光刋精劌目咸以大雅被服厥躬渢渢乎其盛哉數年以來復有仕籍縉紳先生及菰蘆中布衣賢士所作發抒性情欲歌欲泣之什或得之投贈或得之選刻每有所見不敢荒忽必擇其雅馴而意指雋永者令胥史録之赫蹏積日累月盈箱滿篋如入五都之市百貨駢闐行山陰之道

千巖競秀辛丑之春楗户無事大加澄汰芟削存十之二雖集中諸人有識與不識然余既與之生同世生同時矣今得讀其言志之作而聞其欲歌欲泣之致抑揚感慨之聲或關於典禮制作載朝廟之鴻猷或協於倫紀游覽拾香草之名物彬彬乎各有其義非無當於正變也詩不云乎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詩人好賢溯洄於方舟之間不敢言勞余兹溯洄於鉛槧之間豈敢薄視風雅使文

人心靈淹沒無聞而不表揚于後世乎是余兹集之志也夫是余兹集之志也夫集既告竣因取詩正詩源時人諸刻論詩有合詩教者併録於首使世之學者得以覽焉

宋文康公王文安公選詩合刻序

五嶽並峙於中原而嵩室居天地適均之間星應軒轅德為物母往往篤生瑰瑋之人撑持世運其為文章詩賦亦備淳淑清和之氣余葢得之文康宋公文安王公

云文康公以循良著聲任遵化巡撫值
國朝定鼎後首卜金甌開創之業多所審定蓋以德重
者而世鮮讀其詩文安公以書法特稱官禮部尚書蓋
自中原板蕩騏驥中歷詼諧玩世古狂故態一寓之於
書併發之於詩世人能讀其詩而不得其所以為詩嗟
乎詩者心聲也顧不可因此以思其人哉余讀書中秘
受知於文康公而大宗伯之子藉茅余同年友也故嘗
隨侍文安公清讌聆其言論因是以深悉二公之為人

並喜讀二公之詩蓋文康公之詩秀色可餐如赤城霞起玉山照人嘗自擬於儲侍御而其實不止侍御也文安公之詩磊落英多如龍躍天門虎臥鳳闕嘗顧學於杜少陵而其骨已似少陵也並駕齊驅奉為雙璧豈有優劣之分乎況文康公之長君牧仲枕籍騷雅沈酣三唐海内操觚之士莫不推為壇坫之長則中州人物自何子大復而後善言詩者必歸於文康之喬梓無疑也余久寶之篋笥友人見而悦之請刋布以廣其傳韓昌

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舉此二語以況二公誰曰不宜若文康公之相業彪炳同於房杜著在國史余則詳之他日茲不具論論其詩

楊猶龍詩序

詩心聲也令之心猶古之心何分於三百篇何分於漢魏六朝何分於唐宋元明與夫令之人標新領異不受羈縛靈快無前自得其所為真詩者斯足矣余嘗見庸人為詩甫出口已覺酸餡而大家著述歷千百年如方

欹之華此何故靈快與不靈快之異也今大河以北燕趙之間豪於詩者則必首推吾同年楊子猶龍氏猶龍賦卓犖之姿於書無所不窺而德機淵邃識量夷猶天下之務無不了了於胸中者而又無一足掛其胸中蓋有柱下史之風草玄不足為也以其緒餘出而為詩則皆性情沈摯之章忠孝流連之致每於時事升降賢否進退民物哀樂之際未嘗不反覆頓挫慨然嘆息焉不祇登山臨水歌風嘯月矜句字之奇險備追琢之能事

而已也嗚呼此自得其所謂真詩者而豈曠里之治容邯鄲之學步所摹擬其萬一與且楊子具知人之明而接引如不及其所奬借皆天下第一流賢士大夫日輻輳於其門得領其謦咳者如覩勃律羊脂吉光鳳羽網珊瑚於海底而飲玉露於金莖也然則楊子之詩又烏足以盡其所蓄哉夫太行大陸之間往往生有異人遠不具論近如趙儕鶴劉簡齋孫二如玆三先生者其人品文品詩品皆足千古典型在望繼起而方軌並駕其

楊子乎余既以此望楊子楊子亦不得不以此自任也珠玉滿篋尚不欲出以示人宋玉叔申鳧盟諸子皆强之曰有詩如是譬如涌千葉蓮百寶光明雖欲秘之一室得乎魏子時在座中曰唯唯乃為敘而刻之玉叔諸子者亦皆一時之異才也

梁王立悠然齋詩序

恒山嵯峨而東下滹沱分星宿之派右轉而至滄海鎮州誠河朔一大都會也夫其山水竒所産人物亦竒昔

冢宰梁乾吉先生生際嘉隆之代文章德業吏治武功
麟麟炳炳著在國史時則余家少司馬子惠祖以邊功
捍禦西陲兩家勳名先後方駕不止以姻婭稱莫逆也
迄今百年玉立大司馬英英魁碩奮起而紹先業受
世祖章皇帝付託久任樞密奇謀大畧多其擘畫海內
頌為偉人中外倚以安危而其文章筆舌妙天下著之
為詩者其緒餘也玉立之為詩不屑屑摸擬三唐陳蹟
亦不屑屑取青媲白如近人仿彿于鱗七子等聲調氣

格之間唯是枕籍六經沈酣諸史應制記事陳大雅德音之辭詠物懷人備風人香草之義蓋燕許大手而非元輕白俗郊寒島瘦之所得而企及者海内之言詩者得玉立一字一咏莫不珍為天球河圖空青丹砂而玉立虛懷自損猶於公退之餘手披一編吟哦不輟其詩之高華矜貴而不佻淵泓静毓而有本非偶然也昔者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而詩弊唐初乘一時元氣之會名公鉅卿起而振之開元大歷之什由是丕變令乘

元氣之會起而振此道者非他人必玉立也昨歲集為若干卷友人刊之於杭而徵余言以序余自顧與玉立為髫齔之交況數載以來復承
朝廷恩遇或同侍帷幄或共承飲讌玉立之文章德業吏治武功亦稍稍覩記其梗槩則於玉立之詩或亦窺豹文之一斑而見吉光之片羽也夫玉立之詩之美而由於祖澤之厚與其身之文章德業則世之讀茲集者其勿易言詩也夫

嚴顥亭張譙明諸子詩序

風雅之道關乎人之性情亦時運所由徵其盛衰也栢梁登歌以後盛於建安曹氏父子虎視執林而仲宣公幹偉長元瑜德璉孔璋諸君揚鑣分路時則西園開讌南皮登臺可謂極朋友之歡倡和之盛矣沿及六代作者間出若庾鮑顏謝後先頡頏並擅時名即習近綺靡何得以是少之李唐復尚清真自陳伯玉力挽頹趨踵事增華則有若楊盧四傑王孟諸家迨李杜集成光燄

萬丈錢劉嗣響亦其徵也有明自伯溫季迪振徽於前而袁楊諸君和之洎弘正則有李何邊徐數公嘉隆則有王李謝吳諸子一時才華飈起若珪璋並陳塤篪叶奏猗歟休哉夫其盛也必有數君子乘時端化倡明雅宗以發抒天地精英澄湛之氣而其衰也遂曼聲雜進人置一喙狂瀾莫砥世變繁焉豈掇辭挨藻者之過歟抑未揆其本也以今觀譙明顥亭錦帆尚白諸公皆當世之篤於性情者也擬議所搆追美風雅卜子夏曰發

乎情止乎禮義四始之歸殆庶幾焉暇日以所彙梓近詩屬余序余數從諸君子游觀其引繩削墨遣調馳情莫不涵濡騷選憲章盛唐而北地信陽歷下弇州之盛殆掩映而過之夫八音競奏總為韶濩之聲衆俎遞陳並貴鼎實之味以是鼓吹元音掃除綺麗可也今景運方昌諸君子追躅先民力崇正始鐃歌朱鷺曲備凱旋樂舞赤蛟祀嚴郊廟金聲玉振一代制作將有賴焉奚止凌轢開元睥睨黄初已哉

沈繹堂燕臺新咏序

沈繹堂弱不勝衣朗然如玉山照人在翰苑中為文章第一流今

聖主以才堪治民乃授大梁千里之寄葢古者出為諸侯入為卿士之意也將行彚數年所為詩示余余正襟危坐而讀之喟然曰是何其温厚和平深有得於風人之旨哉夫二南為正風周名之所以宣王業也邶鄘鄭衛諸國為變風亦賢人君子感慨時事之所為作也今繹堂

分臯大梁地瀕大河所治者杞鄭之故郊自亂離以後民之奢者思儉淫者思貞又連歲困於鍤畚之役望治之思迫矣必有學道愛人以先王之風整飭黎庶者乃足以更化善治繹堂真其人也吾聞聲音之道與政通繹堂之詩本於性情之正風調高潔故不為婉縟之體綺麗之音而一復元古清真如李青蓮所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則繹堂之詩豈獨稱雄於雲間已哉即以風示天下可也

張素存內翰詩草序

玉堂鸞坡文章之府也故文章之士必歸焉文而發之於詩文之尤易感人者也是以春秋大夫燕享之際賦詩見志而漢唐以來文人罔不厭飫於兹其光燄之盛者一時傾慕奕世傳誦焉乃說者謂詩必窮而後工彼東山豳風諸什行行十九首之作豈盡騷人逸士之所為耶大約國家值昌大之運光岳氣闢貞元會合則必有英偉魁碩之彥起而申暢之宗方城有云朝廷使可

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為檮杌也壯哉言乎余於詞林諸君子雖謬叨同署而東華奔走聆誨之時頗少蓋自癸巳甲午以後諸同人散而官於四方或存或沒唱和之事遂成絕響矣今年夏初張君素存以其所為詩示我曰公言詩已久必有以益我也余讀未竟而光氣逼人若干將之燭於牛斗并刀之剪夫秋水也若騕褭之不可羈靮而江河之一瀉千里也因喟然歎曰是其宣暢昌大之運而以文章名世者乎雖

然詩之為教優柔敦厚足以和人性情故唐人謂天子近臣不可以不親風雅其學之所自亦往往有傳昔杜子美謂詩是吾家事而實本於祖審言蘇子瞻筆舌妙天下而實本於其父明允今素存曲江風度玉山照人顧循牆傴僂其身弱如不勝衣其言吶如不出口蓋本於公選先生之教是其於詩也以秋實蔚為春華而非僅轡龍繡虎為世人坫壇之赤幟已也余故述而序之以質諸今之為詩者

宋牧仲詩序

詩之為道大矣海內作者比肩林立而名家者尠何也非積學不能作非深情不能作非大雅不能作其弊亦非一端曰靡曰放曰僻曰泛曰蕩曰俗曰艷曰腐曰湊曰漫是數者於詩之義蘊皆無取焉謂其有所不足也宋子牧仲之為詩久矣其天姿敏妙蒐獵最博屬韻和聲宮商必諧稱名取類考証必確採華擷實輕重必勻而內以達其自然之識外以通乎人事之變學富情深

歸於大雅而已矣往歲以柳湖草示余今歲入覲又得讀其將母樓詩以忠孝之忱抒溫厚之旨擬之漢則枚乘十九首擬之唐則張燕公應制諸什也擬之明則何大復李于鱗近體諸作也牧仲詎有心於媲肖之哉備乎中和左之右之無往不宜耳牧仲昔與賈子静言詩余深服其論載之溯洄集首以風示海內作者牧仲之自為詩宜其卓然大家無所不足如此也余嘗謂詩道

國朝最盛軼宋明而方駕於唐中州詩人有十餘子牧

仲後起而上駟絶塵也後世論詩者當以余為知言

楊猶龍續刻詩集序

古之善為詩者莫周公若如關雎麟趾豳風東山及大小雅文王瓜瓞諸什大抵皆周公作也顧周公大聖人也不可以詩人論後世善為詩者晉有陶淵明唐有杜子美宋有蘇子瞻明有李空同其他作者林立要不得與之方駕齊驅雖其學力之深厚哉亦由其得於天者有獨至也然是數子者當其聲譽蔚起海内人士仰之

如祥麟威鳳景星慶雲希一炙其光儀不可得而其遇合往往不偶或解綬彭澤或潦倒夔峽或遠謫瓊崖或縶縶廣信當時既惜之而後世讀書懷古者亦往往抱其遺編欣賞擊節高歌欷嘘嚮往不能自已嗚呼才人之生也實難數百年而生一人天殆將與拯溺亨屯之五百名世同其秘惜鍾異而世人顧喜摧折妬忌阻其登進之路毀其震煜之名何也然天下忌才者雖衆而憐才者亦復不尠是以陽春白雪遺世獨立之章終不

淹没於酒嫗醋婦之手而留其萬丈光燄比於日月雲霞以待有心目者之快覩詩曰鼓鐘于宫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言有其實者有其名也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此言君子變而不失其常詩人有好賢之美也若吾年友猶龍楊子其近代詩人之冠乎没已數年矣令子履吉與廣平申凫盟鷄澤殷伯岩裒集其所為詩付之梨棗先是猶龍生平所為詩無弗示余者今既盡付履吉而凫盟諸子又

廣之雖有遺失已得十之八九矣余惟猶龍詩才之妙清新俊逸兼以波瀾老成出風入雅鳳翔鸞翥歷下竟陵之學不足道也其人品卓絶胸中五嶽森立故下筆無一點塵蓋嘗撫一卷而太息對萬壑而寘心自少至長未嘗以家人生殖縈其慮而汲汲若失者惟知心友朋視為性命生死以之書屋數楹襍植名花閉戶高吟動經累月望者視之為天人矣丙戌丁亥詩已工已丑庚寅以後超忽入神至蜀道閬中則人謂子美復生然

卒鬱鬱不得志以死縉紳先生聞而悼痛孤寒之士為位而哭哭之而涕泗交頤者指不勝屈余則尤驚心于龍標之五溪夜郎微之之殘燈冷燄子敬之人琴俱亡也悲哉今猶龍詩集具在咳唾皆為珠玉宛轉自成文章鬼神能促其方至之年而不能促其不羈之才世俗能扼其華膴之仕而不能扼其磊落之氣崔嵬險道浩蕩烟波能憔悴其童僕行李疋馬布颿而不能銷鑠其精思湛解也猶龍之詩與人繼淵明四子之後無疑矣

昔徐昌穀自選平生所為文録曰迪功集及病且死抱以付其子曰傳我必獻吉也而余與猶龍交情著聞海内知猶龍宜莫余若者向已誌其墓故因履吉之請而復為之序其弇鄙不文知不足以擬獻吉闡幽光而問奇字尚有望於今之皇甫先生云

申凫盟詩序

余聞申子凫盟有年矣未及一握手也數過猶龍案頭得讀凫盟詩數篇為之擊節猶龍曰是未足盡之也曩

者天運板蕩滄海橫流余與皀盟及殷子伯岩誅茅廣羊之間登高長嘯時人莫測儼然杜陵野老與高李二子氣酣吹臺時也令余珥筆秘省而皀盟方閉户著書不問人間事吾不能測其學之所涯際矣余又不禁心折癸已夏大雨數旬燕趙皆為澤國申子重跰千里訪余燕邸劇談今昔得以聞所未聞余既晤皀盟乃知詩如其人而詩又不足以盡其人葢其所蓄者大所養者沈非僅僅一泉石膏肓之士也已盡出其詩命余讀之

則皆直抒天真不受羈縛澹靜之氣拂拂於筆墨外蓋自成一家言已嗟乎言詩於今日豈不難哉優孟衣冠萬耳一贖歷下竟陵勃谿紛呶誰能去組織雕繢之習洗摹擬煩碎之陋以尊其性情於風雅者今凫盟之性情與人遠矣而其才與學又足以濟之高風遠韻寄心霞末雖近於孟襄陽陸龜蒙諸人假使攄其藴藉以應朝廟燕享征伐禮樂之制其啇皇龭炳弸中彪外使小儒驚怖又不知其當何如雖然凫盟獨以詩名乎哉自

其先節愍公抗節殉難志華日月皀盟至性過人十年以來憔悴之色猶見於眉宇忠孝萃於一家篇什其緒餘耳大陸雖多嶔崎歷落之士然而申子之人與申子之詩者其為可傳無疑也

嚴就思詩序

夫詩以言志發抒性情故作者代興論述不一要之協於三百之義斯為正耳昔元微之推尊杜子美以為薄風雅而該沈宋奪蘇李而吞曹劉掩顔謝而雜徐庾盡

得古今之體勢兼昔人之所獨專要之子美之詩非取古人一一摹之而包括無遺者性情不詭於正也或者乃以為雕繢之具應酬之資又或以枯寂為尚僻艷為奇中晚以後波靡斯極矣宋儒研精理學不屑為此明自空同諸家外指不多屈詩豈易言哉余向者讀詩數年其於海内賢人君子咏歌之言汗牛充棟句櫛而字比之出丹鉛以問世數年來鞅掌公事自愧江淹才盡不復留意而獨醉心於嚴子就思之詩夫嚴子非僅以

詩見者也其廷對之策洋洋灑灑萬餘言詳明剴切蘊藉端方有賈太傅董江都之風行世一家言諸篇眉山二蘇未能遠過工於書法歐褚顏柳兼有其美長安問道者屨滿户外殆欲作鐵門限然而嚴子賃屋數椽焚香讀書意廓如也夫世人之登上第擢翰苑者往往有富貴之態以為十年後可立致宰相耳而因以變其生平之塞有之矣即其詩亦多湊泊少澹泊寧静之氣今就思之詩何如哉振衣獨立而無矜踞之色蕭然高寄

而非枯槁之容言必歸於忠孝意則趨於和平此自得其性情之正兼有古人之長而不必拘拘學古人者也即以詩觀就思而就思之所學亦可見矣桃花將放蕙草初生一葉扁舟思將過里門而舞萊衣於其行也先為之序其詩

鄒黎眉湖北草堂詩序

沈酣於左國班馬能出已之意而不襲其辭為文之善者也沈酣於漢魏三唐能達已之情而不襲其句為詩

之善者也不學詩而可以言詩乎古今才士莫不喜為詩顧可傳者亦少是有故六朝障於詞宋人障於理其為詩之病一而已矣若夫以澹然物外之情出入於古人而不囿其藩籬非情之至者亦未足語於斯也錫山鄒子黎眉遊燕因鮑子以湖北草堂詩示余余讀之未終卷而歎其能達已之情者其蘊藉也宏其感慨也深其推敲也詳其抒寫也遠如明月之瑩靜於空如秋水之澄激於壑如雨後遠山之明靚如霜天寒雁之迴翔

於古人中似江文通於近人中似袁中郎所謂沈酣於漢魏三唐能達已之情者也豈非詩之善乎黎眉試燕不得志於有司抱璞泣玉余慰之曰世雖未知子之文猶幸余知子之詩子可以自慰矣太倉有吳梅村先生者善言詩盍歸而以余言質之

王近微春署詩序

往於初釋褐時望見近微顏色即歎以為非常人既而聞其令恩旁縣盜賊蝟起獨不敢入恩境竊以為近微

生長邊方膽畧英偉兼精練吏事區區邑宰自無難耳連歲在京師乃益得悉近微之為人且得讀近微之詩近微之人不可以詩窺於詩亦見其一斑大約蒼渾高凉極似空同而幽深静窅之氣又從養氣悟後得之卓然大家也當今為詩者如燕趙江左中州山左右各有數大家以近微之詩厠其間不特雁行且幾幾有嵎峙之勢矣近微真雄於詩哉吾嘗閲前史訪故老所聞王威寧王靖遠皆資兼文武立大功名於世而威寧之詩

又蕭灑不羣自成一家言近微桑梓宻邇其閒風而起者耶才無所不宜而又負兼人之勇胸饒數萬甲兵他日出而膺國家大事建豎偉伐威寧靖遠真其儔也詎獨以詩傳哉

許傳巖詩序

中州為風雨陰陽之所交會得天地純淑之氣故人才崛起每軼出他方明之何大復李空同為一代領袖而近日如覺斯行屋諸先生豈非詩伯文宗振起蓺苑楷

模後進者哉傅巖抱僑肸董賈之才在諫垣直聲赫赫海内想望其丰采而余聽鑰金門梧垣夙夜追隨數載議論有水乳之合前已序其奏議矣至其詩前僅得河上諸篇已刻入選集動念民依深得大東苕華之旨非為綺靡之音者比也今傅巖請告將歸復示余以全豹時泬寥氣清露下天高擊節誦之令人有開元大歷諸君子之想夫詩之為道非小務也人之性情學術事業俱於此見端唐之名公鉅卿如張曲江宋廣平輩孰不

能為詩者而或者專求之氣格之間聲韻之際以是而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豈知詩者哉如傅巖者興會則飈舉霞起典贍則金相玉式屬詞則語語驚人用意則篇篇合雅所謂出水芙蕖非鏤金錯彩當與覺斯行屋諸先生並驅中原為斯道之長城也余既樂得而讀之復樂得而傳之乃命胥吏録其名篇庶幾他日復有選集得此黃鐘金鏞玉壺氷鑑為重當代即以傳巖擬唐人河岳英靈篋中間氣諸集之首唱可也

且亭秋響序

自且亭詩一出如長離苞羽揚翬九霄天下莫不争先睹之為快於是論者逺擬王孟近媲何李余獨以為楊子之真詩而已玆秋響二十二首乃其偶爾命吟蒼洲野渚寫其高凉寒雁霜鐘通其幽韻然而性情關乎君國憂樂𣃁夫人天寓婉惻於激昂涵顤直於忠厚兼有屈哀宋怨豈曰白俗元輕可謂五言長城秋懷絶唱也嗟乎哉金刀寶馬盡埋沒於卭山玉盌魚燈寄愁唫於

樵牧朱顏謝而魯戈難返黃鶴去而仙人不來烽火阻禽向之思豺虎斷枌榆之夢出關而噫春夫老於吳下註易而嘆弔容慙於青蠅問天道之茫茫白衣蒼狗何人事之草草西陌東城獨此一片秋心誰能過我真籟隋珠和璧未足比其晶瑩玉振金聲庶可方其朗潤爾

張汝士詩序

自袁中郎誕秀公安姱節高標超然物外錦帆解脫諸集筆舌妙天下其後竟陵鍾譚二公繼起聯鑣海内飆

渢嚮風而說者或謂其漸失淳古是烏知詩之三昧哉夫三湘七澤之間代有偉人灝宕窈渺皭然不滓得之天性故往往絶去塵垢遺世獨立繼起接武於今未艾余在京師與大宗伯龔芝麓先生相過從則時時言及汝士之詩云其氣骨遒上才華贍敏追建安而軼三唐既而自滇南來守真定朞月之間政理人和余適以請告家居沐浴膏澤每嘆其學道愛人婉美龔黄是當載歌載咏而汝士適出所著詩以示余蓋江南顧茂倫諸

子所選定者稱其心得暢悅以雅以南琳瑯觸目意緒纏綿固已見其大槩矣余則以為汝士之詩瑰瑋沈鬱包括閎深而性情肫摯蕭然自遠如養子寧愚不必賢耕田鑿井官稅足則張文昌之澹朴也漢口甲申水不流文章都盡一時收則杜少陵之悲壯也千山齊屈突中無一鳥啼黃沙與白黍漫滅漢時碑則鮑明遠之蒼涼也捧出玉漿仙掌味大官任賜紫霞羅則王右丞之清麗也若昌平公署奈何堂上人皓皓雙隱几則又與

陟岵陟屺同其深情忠孝之氣溢於筆楮間矣詎可以聲律目之哉雖然此特吉光片羽耳若盡出其生平所著則雲蒸霞蔚星輝電燭備四時之氣藴五岳之竒漭泱泱宫牆美富又不知其何如也余請於政事之暇受而卒業焉天球河圖其可秘而不散布於人間乎因為識於簡端而並以請

耿惟馨詩草序惟馨冀州人

信都河北一都會也古多竒士袁本初不能用之自取

顛覆北齊賀六渾父子常於此慕義勤王後乃用其民與宇文氏戰於河南亦赫赫著於史冊然奸雄之流吾徒羞稱之惟若孔巢父之身有仙骨視富貴如草露杜子美詩送之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千載而下猶令人想像其為人恨不得生與之同時也而此後文人寥寥千年來乃復得惟馨耿子云耿子以制藝登進士第顧好為詩其詩自闢逕路不欲襲人牙後津常愛語不驚人

死不休終須嘔盡滿腔血之句故嶔﨑歷落而時有和平之音幽深佶聱而自具宕逸之勢出其中之所欲言不隨俗以為俯仰其殆聞巢父之風而起者與假令子美而在今日其握手贈言不知何如也雖然余之知惟馨也以文而惟馨以餘力工於為詩詩與文固非二道也行且為守令為臺諫為公卿其於為詩為文亦寧有二道與出其中之所欲為猶然出其中之所欲言不隨俗為俯仰而已矣夫不隨俗為俯仰非今人之所尚也

然余於惟馨棘闈之文則已識其端倪矣而又得之於詩是以引伸而言之以弁其端且將徵之於他日焉

張越青留别詩序

中州苞靈孕秀固多詩人近如大宗伯王覺斯先生其磅礴頽灝之氣能令操觚之士變色避席而越青鵲起於後乃有倚馬之才諸體兼長性情宛惻留别詩其一也夫越青固奇士也在諫議久歷銓儀二垣風采動於朝野一旦因湖南長沙衡會重地借才彈壓知已為之

惋惜以為一路之幸而言論或不能廣被於物然張子無幾微嗟嘆之色觀其詩而其學與養俱可知也以是而撫綏新造之區瘡痍立起呻吟載息豈有不奏旬宣保寧之績者哉雖然長沙卑濕地也古之君子如賈太傅劉隨州或作鵩鳥之賦或披荒草之什皆不免於幽愁抑鬱之氣以言乎才則美矣以言乎道則未也讀越青留別之詩暢然以適澹然以高吾知其免乎此也

傅歟齋工餘雜咏序

薊門天下重地也甞讀爾雅戴斗而下為崆峒又龍門
而北萬水皆循九河故道趨碣石燕昭築宮其上居之
至今日而紫氣騰罩羣水回互
世祖先帝以是為橋山鼎湖豈非開有道之長而衍福
祚於無窮者與然天造地設尤有賴於人工此烏號之
痛凡為臣子者所願負土拮据以慰弓劍之靈威者也
維大司空歉齋傅公家世忠孝實膺是任蓋甞風雨寒
暑戴星出入以督厥事鳩石庀材衡量銖黍日無寧晷

疑其困憊於烟林霜草危磴急湍間不意篇什鴻多乃有工餘雜詠於此見歉齋之忠孝無往不洋溢激宕也蓋歉齋受知

世祖先帝由山左憲副入為大廷尉洊歷今官大司空古三公也贊襄經營行且使四海胥有寧宇寒士晝庇廣厦豈特小心翼翼不愆於

陵工之職業也乎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歉齋之敬事

陵工有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歉齋之工餘雜詠有之

田鼒淵游燕詩草序

田子紅鶴軒詩清逸幽雋庾子山江文通之流也迨游燕以後則沈鬱伉朗駸駸乎少陵空同之席矣豈學以年進與抑名山大川有所激動而其才思益宏放不羈也方今海內作者林立然吳越之間梅村先生外余首推鼒淵鼒淵至性過人以忠孝相期許於友誼尤篤故其詩皆有為而發絕去一切纖弱靡曼之習使人興起感動味之不窮豈不卓然大家哉倦游思歸將事親於

水西草堂以歌咏自娱烟雲供養揚亭載酒戶外之屨且滿田子中之所得亦恐未易告人則與讀田子游燕之詩可也

嚴方貽詩序

古來文章之妙每多發於少年終童賈傅張曲江李長源及解大紳李東陽諸公皆以齠齡抒其雄藻卒登華膴建功業為時名臣識者蓋卜之於早巳夫豫章初生而具合抱之質干將雖沈必有冲霄之氣金鵠擘天香

象渡河豈凡物所敢望其騰踔哉余與顥亭先生雅有契合因數得讀長公方貽詩見其英華果鋭俊快逼人筆下無一點塵其言曰今世之言詩曰三唐曰何李曰歷下其論詩似也而詩之真旨多未露尚浮詞則流為淫哇逞辨說則入於鄙俚又安取聲詩為余將為其真者耳以故集中諸作洗盡鉛華直抒胸臆而緼藉舂容又拈鬚苦吟者所不能逮蓋天才卓犖得之於色相外故超逸絶羣卓然其為正始之音也顥亭先生詩余既

於譙明諸子合刻中序之茲復醉心飽飫於方貽之詩以爲追古賢之芳躅無難也夫鳳毛獨異推本過庭庶幾海內操觚之士有志風雅者其亦望禹航而識所歸矣

陸次公北遊襍咏序

年來拋棄篇什無復刻燭拈鬚之致惟寘心捐慮據槁梧而夢華胥追憶少年賞心卉草之間極目烟霞之際性情頓覺凝滯豈詩境之易盡哉亦以離羣索居倡予

和女之落落也然每遇佳詩輒復驚喜展玩不釋非新語可愛即秀色迎人且其人半生自命發露於五七言之推敲而因以知其中之所存否則何所借以測識天下之奇士也若虞山陸次公之詩殆有三者之美矣余識次公久其詩之境界屢變而愈工雖生業落拓室有謫聲終不廢我嘯歌讀其北遊襍咏有相如之才少陵之感焉顧安得乘駟馬過萬里橋作賦中書堂而令集賢學士觀之如堵墻也雖然士患中無所存耳烏有存

而不遇也次公之姪胥仲與余家獻宸同薦賢書庚戌春闈又受知於余淵源有素詩則其學之一端耳詎足以竟其中之所蓄哉

盧爾唱燕山吟序

冬日朔風栗烈公暇即歸私舍鍵户默坐盧子爾唱忽以其所著燕山吟見示寒夜焚膏讀之不禁作而歎曰美哉盧子之為吟也其見道之作乎夫今海内之為詩者家握隋侯之珠人擅崑山之璧自以為摹擬漢魏而

步趨三唐矣其果漢魏耶三唐耶即使其優孟衣冠似漢魏似三唐於己之性靈何與耶令盧子以和平樂易之懷為比興咏嘆之章以嘉言動物至情感人而不事篡組為工雕繪為巧即其集中所云既是畫前原有易何云删後更無詩是真說詩之指也至於寄情曠達榮辱得失毫不攖心其視世之侘傺無聊負區區之才輒冀抵掌立談以取卿相者為何如耶夫人惟學無怨尤而又能日取風雅以涵濡其性情是以每有篇什如春

風潤物皓月投懷此即求之唐人亦罕有其儔者而盧子乃幾幾乎近之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顧玕山詩集序

今世人作詩多好為七言近體而難於五言何哉古人如杜子美王摩詰岑嘉州皆兼工五七言律而李太白孟浩然則豐於五而歉於七集中殆不數數見焉昔人謂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雖近體猶近於古風非淳於古者亦不能為也顧子玕山來長安

僦居蕭寺傭書索米燈火熒熒午夜不倦間以詩投人
人讀之不終篇輒擲去以是世罕有知其詩者一日彭
子士報持其和泛舟詩及五言近體以正於余余知顧
子之為唐音也又知顧子之為近體而不離於古風也
昔唐渤海高仲武論詩云體格風雅理致清新觀者易
心聽者竦耳若幵山之作其庶幾矣然幵山為詩如此
而猶困於裋褐啼饑號寒世少有捐其半菽一毛者豈
果高才無貴仕耶抑天下猶不乏風塵賞鑒之識而幵

山特未之遇耶噫士誠有才亦為其可以傳世而行遠者耳又奚必沾沾於目前之一遇哉

胥永公北征百篇序

余與永公同領壬午鄉薦永公少有名余嘗稱其制舉業有先正大家之風繼登仕版泜水沐其恩波姚江傳其治譜余則載筆以頌擬於魯山太邱之政然猶未得讀其詩也乙未秋永公徵拜水衡出北征百篇授余余見而擊節嘆曰詩之神澹而澤鮮一至是乎方今風雅

蔚興南北連鑣自縉紳以及菰蘆之士希光景附家隋珠而人和璧論者以為何李而後於斯為盛余省闥之暇從海內賢豪長者遊得以縱讀其所為詩然綺靡卑弱之習亦往往而有間與二三同人欲匡救廓清之而力薄氣孱不足以為世重輕則亦徒託諸空言耳今觀永公之詩鑱削鉛華獨全真理其命意造語如青山原有待明月正相宜山氣東西合江聲日夜流流水破雲來雲復從山作雲從孤閣出天合大江流月與人不寐

鐘在水前聞雲臥風無力山危江有聲此即求之長慶開成以前亦未可多得蘇子瞻曰漸老漸奇乃歸平淡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其永公之詩之謂乎夫元音絕響古調不彈處今日而欲與海内藝林之英挽頹風而追正始殆不能不奉是編以為楷模已

潮陽殉節輓詩序

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屈筆以求存並身傳圖象名垂後世自癸丑甲寅西南發難延及閩粤一時人

心死解堅城重鎮皆與逆應徼利之徒遂復屈膝受事
俯首食息既而事平荷
朝廷寛大之恩仍許録用中夜以思能無恧然先叔麗
榆公任潮陽太守二年之間政通人和不幸兵變逼以
偽官終不肯受攘印而去屢欲殺之念其居官有聲河
朔大族未忍剸刃意欲從容令其服順而先叔志存霜
雪誓報國恩意在乘時得以反正弗克伸遂拍案扼
吭飲泣嘔血終不渝其初念鬱鬱以没靈櫬北歸踰嶺

嶠之巉巖泛江湖之洶湧鷄聲茅店危險千端丹旐麻衰間關萬里直道在人親友哀之為詩章以志輓弟默彙付剞劂志不忘也若夫表揚疏奏使貞魂慰於九泉芳烈垂於百世尚有望於督撫憲臺職居言路諸主持名教之大君子焉

黄庭内景外景經序

崑林子曰世人妄意學仙往往引入旁門祇縁不識陰陽之大道盲修瞎煉終歸枯朽又或躡蹻擔簦重趼皴

足遊名山訪洞府叩禮迂怪之士終不得一言之益可不哀哉余自幼年頗有出世之志奔走功名場中近三十載氣血已衰性躭書史孜孜矻矻與管城子墨卿爲伍精神耗斁誰云樂此不爲疲也幸慧性未泯每自憶念知此生之可貴而所以貴此生者必有至妙之訣點檢架上見雲光𩃬𩃬得黃庭內外景經乃丁甲之所擁護復有註解其言奧秘殆亦不自人間得來所謂金書玉篇絳簡丹文太上之所寶也於是恭敬奉持募工剞

劂非敢妄傳世俗穢濁之人亦惟藏之瓊笈瑶函如有骨節珊珊不食烟火可為紫霞蕋珠之外臣者余當與齋戒盟心東向授之跪讀萬徧仙乎仙乎驂鸞駕鶴乘彼白雲誰謂長生不死不由人做也

兼濟堂文集卷五